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2年6月17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杨燕 组版:陈雪峰

麦子熟了

魏青锋

麦子熟了,林在城里坐卧不宁,林着急要回老家。

爹和娘在乡下种了几亩麦子,而且还种在坡地上,收割机去不了,只能人工收割,都五十多岁的人了,说了很多次,不种麦子,都答应得好好的,可到了秋后还是种了。那几亩薄田,能打多少粮食,还不如我一天……林嘟囔着,爹的眼睛瞪过来,他的声音就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了。

车下了高速,在金色麦浪翻滚的田地蜿蜒穿梭,麦子成熟的香味裹着热浪扑面而来,坡地上不时有割麦子的人直起腰张望,摘了草帽扇扇风,然后又弯腰消失在金色海洋中。

娘听见车响,就急急地跑出来,接了他的包,怎么才回来?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哩!

林看着娘两鬓的白发,又比春节多了些,这几天事情多,刚签了一家公司装修办公室的新合同,过几天就要开工了。林在城里跟人合伙开了一家装饰公司。

进了大门,爹在院子里扎麦穗,依旧面无表情,麦子割完了,回来干啥?林挤出笑,把两条烟放在爹面前的凳子上,然后进屋和娘拉着活。

麦子真割完了?林端着娘递过来的稀米粥。这么多年了,林最喜欢娘烧的稀米粥,绿豆白米粥,红豆苞谷糝,即使清汤寡水的小米粥,林也爱喝,这应该就是母亲的味道吧。

你看啥时候了,娘在灶台前忙着,准备下挂面。

哦,都完了,林想了想,那我明早就回城,合同刚签,好多工作都没准备。

娘不说话,只听到风箱吧吧吧,和院子里爹摔打麦穗的声音,还有爹偶尔的咳嗽声。

次日一早,林还在睡觉,就听到爹磨镰的声响。娘在外面敲着窗子,起来了,早晨凉快,早点起来割麦子了。

林翻身,不是割完了吗?娘笑了笑,还没有割完,哄你的。

林起了床,还在洗漱,城里的电话就一个一个打进来。

在林打电话的时候,爹拿了三把镰刀,娘提了电水壶拿了杯子,已经出了门,林跟在后面,打电话安排修改图纸,安排砂子水泥采购,协调水电进场,等摇摇晃晃到了地头,麦子已经在爹娘跟前割出一个大口,林站在地头,有些愣神,娘,这不是三婶家的地吗?

哦,娘直起了腰,额头的汗珠子闪闪发光,你还不知道,去年你三婶跟家的坡地换了。

换了?哦,林应着,也拿了镰刀,一前一后又开双腿,一把揽住四行麦穗,镰刀贴着地面,往怀里一搂,嚓嚓,一拢麦秆便提在手里,林低着头使劲,想要撵上爹娘。慢慢地太阳升上了半空,热浪开始翻滚,空气像是烤化了在眼前流动着,林感觉到口渴难耐,就招呼爹娘休息一下。

林走到地头倒了一杯水,刚要喝,就听到坎下的麦地有说话声。三婶,也真是的,自己的麦子让成叔老两口来收,快六十的人了,才刚刚把自己地里的麦子割完,有个年龄大的女声。

唉,你还不知道,昨夜里,成叔老两口到三婶家,硬要今天给三婶割麦子,还不让三婶来,成叔为此还高了声,嘘,可别让林子听到了,另外一个声音细细地。

林愣在那里,鼻子突然发酸,眼睛里有东西扑簌簌往下落。

爹和娘,正在电水壶往外倒水。林偷偷关了手机,颠着声音,娘,我跟你说好了,不着急回去,等过两天再走!

哦,娘一脸惊讶,随即皱纹里绽出花朵,那我一会回家,给咱打搅团烧稀粥!

好好好,林拉着娘的手,偷眼瞅着爹,爹紫红的脸上居然多了一丝笑意,只听爹高声说,搅团要用酸菜调,不要用醋汤子。

看到老人对学习这么感兴趣,我滔滔不绝地跟老人谈起了“先秦文学”、“建安文学”和“竹林七贤”,边说还边翻开书本指给老人看。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,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,不错眼珠地看着我指点的章节。看来这位老人该是一位饱学之士,唉,想不到现在却干上了这个……

我对老人油然产生了一丝怜悯。

之后的几周里,我又去过两次修鞋摊。每次去,老人都打听我的复习情况甚至是学习进度。当我摊开书本时,他也会翻看几页,偶尔也提一两个问题。

日子就这样无声地滑过去了。两个月后,我拿着研究生毕业证书去向修鞋老人报喜。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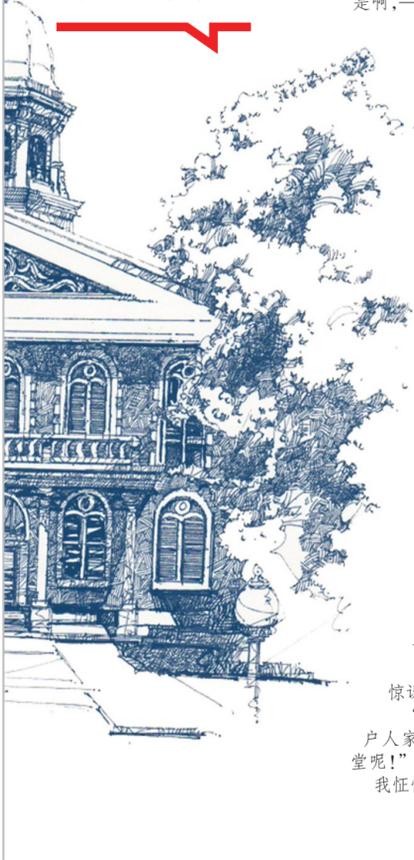


街角的修鞋老人(外一篇)



钱宏宏

下乡调研,任务没有完成,倒把一双皮鞋给踢穿了。我挟了本书,匆忙下楼去街角的掌鞋摊。



街角的向阳背风之地,摆着一个掌鞋摊。掌鞋的老者看上去约有六十多岁,饱经风霜的脸上嵌满了慈祥。见有顾客造访,老人花白的头发一扬,一指旁边的马扎,打招呼:“小伙子,这厢坐!”说着停下手里的活,抖抖铺在腿上的围裙,目光聚拢到我的鞋上:“咋?修鞋?”

我说明来意,老人麻利地甩过来一双拖鞋,示意我换鞋;然后接过我的那只张了嘴的皮鞋,习惯性地用抹布擦擦擦,拿起针线,对我说了声:“一会就得,你先歇会!”便忙了起来。

趁老者忙碌的当口,我拿出腋下挟着的那本《古汉语》。老人看见我在翻书,脸上现出温和的神情。他一边伸展着镊子,一边柔声地问我:“小伙子,在看什么书啊?”

“《古汉语》,快要考研了,我复习复习!”

老人呵呵地笑了,然后以父亲端详儿子的那种特殊眼神细细地打量了我一下:“小伙子,你这个岁数考什么试啊?孩子都参加工作了吧?”

看来老人是把我同考大学的在校生等同看待了,“大爷,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,现在这是社会考研。”

“好啊!”老人“咄”地一声从鞋内伸出一条线绳,“多学点知识对自己、对社会都会有用啊!——小伙子,这书难学不?”

看到老人对学习这么感兴趣,我滔滔不绝地跟老人谈起了“先秦文学”、“建安文学”和“竹林七贤”,边说还边翻开书本指给老人看。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,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,不错眼珠地看着我指点的章节。看来这位老人该是一位饱学之士,唉,想不到现在却干上了这个……

我对老人油然产生了一丝怜悯。

之后的几周里,我又去过两次修鞋摊。每次去,老人都打听我的复习情况甚至是学习进度。当我摊开书本时,他也会翻看几页,偶尔也提一两个问题。

日子就这样无声地滑过去了。两个月后,我拿着研究生毕业证书去向修鞋老人报喜。

修鞋老人不在,坐在他的位子上的是位黑黑的、胖胖的老太太。

“大娘,以前在这里修鞋的那个老头呢?”

老太太笨拙地纫着针,头也不抬地说:“哦,你说俺家老头子啊?半个月前得急病,走喽!唉——这不,把修鞋摊给我啦!”

天!他怎么会突然得急病呢?我吃惊不小,心里闷闷的,像压上了块重石,且有种强烈的失落感。

在我转身之际,老太太又问:“小伙子,你认识俺家老头子?”

“是啊,——啊,不,就是让他修过几次鞋,就熟了。”

“哦——哦,哦!你是那位考研的小伙子吧?”老太太见我点了一下头,眼里立时有亮光:“俺家老头子临死前一直跟我念叨你,他盼你好呢!孩子,考得咋样啊?”

我告诉老太太,我考得很好,这次来是想把那本《古汉语》送给老人作个纪念的。

“谢谢你啊孩子!不过送他也是白送,他就是活着也是白搭,他根本就不识字啊!”

“什么?他不识字?”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“是啊,他从小就给富户人家扛活,一辈子没进过学堂哩!”

我怔怔地站在鞋摊前,腋下的

书无声地滑落到地上……

深夜采访

俗话说:“咸鱼也有翻身日。”这话是一点也不假。多年来一直在单位里跑龙套、经常让人呼来喝去的老子,自从调进招投标科当了科长之后,突然间“抖”了起来,身价飙升得比夏天的温度还快。不但单位同事见了他都破天荒地挤出一脸笑,隔三岔五居然还有人偷偷地打听他的手机号,邀他喝酒了!

这天深夜,老子赴宴归来,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家中。屁股刚挨到沙发上,就听见门铃响。

“老婆子,看看谁来啦!”老子身子都没动,眯眼惺忪地喊。老子的老婆放下手里的电视遥控器,扭着水缸粗的胖腰懒洋洋地去开门。

打开门,门口出现一张陌生的脸,眼里闪着飘忽不定的光,透着几分精明。

老子两口子不认识。但来人倒是很大方,他冲老子老婆一笑,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第九建筑公司的方经理,今晚冒昧登门,是想拜见一下于科长!”说着,像泥鳅一样斜着身子溜了进来。

听说是来看望自己的,老子显得有些兴奋,他欠欠身把方经理让到沙发上。

方经理迅速地扫视了一眼,见家中只有老子两口子,便放下茶杯,开门见山地说:“早就听说于科长的大名了,只是没有机会相识啊!今天冒昧前来,是为了城东那片开发楼建筑工程的事。我们公司今年还没开张呢,还望于科长多关照啊!”

不等于科长作出反应,方经理便变戏法似地从腋下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,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塞在沙发的坐垫下面。

老子简直是受宠若惊了,想不到自己混了大半辈子,竟然也有人拎着东西来“拜望”了!不过,老子对这种场面还是“新人”,没有这方面的“经验”,所以他不知所措地打着哈哈:“这多不好!这多不好!用不着嘛!”

老子有一句没一句地陪着方经理闲聊起来。

聊着聊着,方经理就撇下老子两口子,走向卧室、厨房和卫生间,边转边像看装修设计似地自言自语:“这里若是安个铁艺的拉门就好看多了,哎——鞋架怎能放门口呢?”

方经理转了一圈,热情地跟老子说:“我看了下,你家里缺不少东西啊,厨房里缺个烤箱,卧室里缺台电脑,北屋缺台空调,客厅里缺台液晶电视。这样吧,过两天我让人过来给你配齐!”

方经理一番话,听得老子两口子心花怒放,老子的酒劲也醒了不少,心里暗自说:还得有实权啊!

谦让了几句,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当然,老子也答应在工程招投标方面会向方经理这边“倾斜”。于是方经理起身告辞,老子两口子送到门口。

送走客人,老子一屁股躺在沙发上——酒劲又上来了。老子老婆则急急匆匆地从沙发坐垫下面翻出信封来,忙不迭地打开。

信封里装的是一大沓整整齐齐的钞票,花花绿绿的,很新鲜。

“这是哪国的钱啊?”老子老婆没见过这种钱,诧异地递给老子。老子睁开眼扫了一眼,眼珠子立时瞪起来了:这哪是什么钞票,这不是银行职工平时练习数钱用的那种“练功券”吗?

“送这东西是啥意思?”老子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时,老子老婆嚷上了:“老子,我早上放在床头柜上的金项链呢?”

老子跑进卧室,才发现:放在床头柜上的金项链不翼而飞了!

老子正发着愣,老婆又在卫生间里开水烫了似地喊上了:“老头子,闺女早上放在梳妆台上的手机和手表呢,咋都不见了呢?”

老子脑袋“嗡嗡”响,酒醒大半!急忙去追方经理!推开门一瞧:天哪,刚才自己回家脱在门口的那双高档名牌皮鞋,咋也不见了?



小小说精选

网购

杨俊富

王桂英特别羡慕几个老姐妹们在手机上就能买衣服、买零食、买小菜……样样都便宜得让她心动。偏偏自己文化低,人又过半百,不会上网,用的手机也是老式的“棒棒机”。

曾经,老公建议她换一台智能手机,她说,我又不上网又不打游戏,换什么换,不浪费钱么?当时,她不知道智能手机上还能购物。当她看到姐妹们频频网购且价格便宜,王桂英终于狠下心,让老公陪她去手机营销店里买一部智能手机。

老公是个书呆子,有空闲总是捧一本厚厚的书看,对于逛街,根本不感兴趣。他摸出自己的手机,点进一家电商平台,点出一款一款的手机,让王桂英选。

王桂英惊讶了,手机也能在网上买?我哪会选呀?

她便给出不超过一千元一个价位,说,能打电话能网购就行,让老公帮她挑选。

她给出这个价位,是听姐妹们说的,她们的手机大都在八九百左右。

按照王桂英给出的价位,老公帮他选定一款蓝宝石华为手机,内存容量32G,价格888元。王桂英一看,这正是她喜欢的颜色。

下单、付款。老公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,说,等着收货吧。

这么简单?王桂英看得目瞪口呆。

嗯,就这么简单。老公似笑非笑地说。快递真快。两天后,手机就到了。捧着心心念念的智能手机,王桂英爱不释手,但她只有呆呆地看着,不知如何开机、如何拨打电话,更不知如何网购。

先一步步来吧。老公帮她把卡装上,把手机设置好,先教她开机、关机,然后教她拨打接听电话。这些都熟悉之后,王桂英缠着老公说,再教会我网购。

老公就帮她下载安装了拼多多APP,又帮她开通了微信,绑定银行卡,教她怎样下单付款。

有了智能手机,王桂英晚上电视也不看了,就卧在沙发上玩手机。突然惊喜万分地大声嚷道,老公,我下单成功了。

这是王桂英第一次网购,当然开心得很。老公坐在书房看书,用鼻子“嗅”了一声,显然不愿意被她的喊叫打断阅读。

王桂英却处于兴奋之中,又捡到宝贝似的接着嚷,老公,你晓得网上青椒多少钱一斤么?三元九角九,还是螺丝椒,市场上要卖九元一斤呢。

正是四月天,本地跟季节青椒还没出产,这时的青椒还是大棚里的反季节蔬菜,自然很贵。三元九角九能买到青椒,价钱便宜了一多半,难怪王桂英这么开心。

下单是星期五晚上,星期六下午,王桂英手机信息铃响了一声。她还不查看手机信息,把手机递给在书房看书的老公。

老公点开信息框看后说,是你买的螺丝椒到了。

今晚上可以吃青椒炒肉呀。王桂英自言自语着往楼下跑,声音里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。10分钟不到,王桂英却噘着嘴回来了,手里拿着一个香烟盒大小的小包裹,像一个丢失了手镯的小姑娘。

她对阳台上的老公说,明明下单的是青椒,不晓得给我寄了啥点呀?

老公帮她拆开,愣住了,是一小袋辣椒种子。老公以为商家弄错了,把妻子的手机打开查看订单。一看,哭笑不得。商家没有寄错,老婆下单的明明就是螺丝椒种子,只是店家的广告图片是一堆鲜绿诱人的螺丝椒,文字写着:螺丝椒种子,高产大果早熟,适合阳台盆栽、农家菜园,试种每份50粒3.99元。

老公把这些字念给王桂英听了,王桂英气呼呼地说,这家商店就是骗子,卖种子干嘛不弄种子照片,要弄青椒照片到上面糊弄人?我要退货,让他们退钱。

老公觉得妻子说得也有点道理,就联系客服,说明原因。客服说,我们文字说明了的是卖种子呀,亲。

老公回复说,你们上传青椒图片,就是有误导顾客的嫌疑。

客服不再回复。瞬间,对话框里跳出一个红包。

老公点开,是3.99元退款。也许钱不多,也许怕客户留差评,店家直接退了款。哈哈,够爽快的啊,这店家。老公把手机上店家退回的钱给妻子看。

王桂英的脸色一下子放晴了。

可惜,吃不成青椒炒肉呀。老公幽幽地说了一句,被妻子狠狠瞪了一样。

商家退了购物款,却没让退回种子,王桂英的气一下子全消了。虽然中午吃不成青椒炒肉,但赚到了50粒螺丝椒种子。正好阳台有两个空花盆,她用小锹把花盆里的土松了一遍,把螺丝椒种子种下,浇了水,眼睛久久地看着花盆,期盼着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螺丝椒。